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呼兰河传》 葛浩文英译本研究

李高婷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0日

摘要

萧红作品《呼兰河传》以萧红的故乡——东北小城呼兰河为背景, 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底层生活和封建陋习, 以及人们的悲欢离合, 其中蕴涵着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生态翻译学从生态视角出发, 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把握, 致力于创作出选择适应度高的译文。本文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葛浩文《呼兰河传》英译本的深入研究, 探讨译者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上的翻译策略。在语言维度上, 译者通过对方言词汇和修辞结构的精心选择, 实现了对原文的准确传达。在文化维度上, 译者巧妙处理文化负载词和谚语, 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在交际维度上, 译者巧妙地处理生活和风俗场景的翻译, 成功地实现了跨文化的有效传达。这一研究旨在为其他乡土文学作品的“走出去”提供参考, 加深大众对中国东北地域文化的认识。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三维转换, 《呼兰河传》

An Analysis of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Eco-Translatolog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Gaoting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Received: August 3,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0, 2026

Abstract

The work *Tales of Hulan River* by Xiao Hong is set in the small city of Hulan River in Northeast China,

文章引用: 李高婷.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呼兰河传》葛浩文英译本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233-239.

DOI: 10.12677/ml.2026.149918

where Xiao Hong's hometown is located. It vividly depicts the life of the lower class in Chinese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s well as feudal superstitions and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people. It also contains a strong flavor of local culture. Eco-translatology,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transl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trive to create the most suitable translation. This thesis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translator in three dimensions: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language dimension, the translator carefully selects local dialect words and rhetorical structures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original text.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the translator skillfully handles cultural-loaded words and proverbs, retaining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the communication dimension, the translator skillfully handles the translation of life and customs scenes, successfully achieving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other local color literature works and deepens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Northeast China.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ales of Hulan Riv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作家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完成于 1940 年，是她晚年的代表作，其中蕴涵着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小说以萧红童年生活的呼兰河小城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 20 世纪初中国东北乡村的社会风貌和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作品展现了呼兰河畔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以及人们在贫困、愚昧和苦难中的挣扎与坚韧。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而是通过一个个片段和人物故事，勾勒出一幅充满悲剧色彩的生活画卷。萧红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抒情笔调，表达了对故乡的怀念、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封建陋习的批判。《呼兰河传》不仅是一部乡土文学的经典之作，也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之一。它的英译本 *Tales of Hulan River*，是由葛浩文翻译，是中国乡土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的范例。

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是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互动的适应性选择过程。本文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呼兰河传》英译本在三个维度的转换策略：语言维度聚焦方言与修辞的处理，文化维度探讨文化负载词的转换，交际维度关注风俗场景的传达。通过三维分析，旨在为中国乡土文学外译提供可以借鉴的实践路径，推动其在外地的有效传播。

2.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框架

2.1. 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发轫于 2001 年，由胡庚申教授提出，该理论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借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适应/选择”学说，融合生态整体观，将生态学范式引入翻译研究。2001 年胡庚申教授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2008 年正式确立“生态翻译学”理论名称，后续在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中完成系统化阐释[1]。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做出适应性选择的动态过程。核心概念包含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者生存。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涵盖原文、源语、译语、文化语境、作者、译者、目标读者、委托方等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理论摒弃传统“原文中心论”,确立译者中心地位,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主动适应生态环境、自主选取翻译策略;译文如同有机生命体,整合适应选择度更高的译本更易留存,遵循“适者生存”的生态法则[2]。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生态翻译学核心实操方法。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需要同步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开展适应性调整,多重维度相互交融,最终形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优的译文[1]。

2.2. 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视角

翻译活动通过交际维、语言维和文化维三个层次之间的转变得以实现,翻译活动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是最佳翻译[3]。

语言维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体现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文化维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交际维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三维转换并非相互割裂,译者通常需要兼顾多个维度协同调整。译文质量评判标准为整合适应选择度,即译者在三维维度对翻译生态环境综合适应水平,适应度越高,译文综合质量越高[4]。下文将以此框架,对《呼兰河传》葛浩文英译本进行具体分析。

3. 《呼兰河传》英译本研究现状

《呼兰河传》目前唯一的英译本由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完成,《呼兰河传》英译本在西方学界虽然引发了一定反响,但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现有成果可归纳为三类:其一为翻译本研究,其中 Theodore Hutters 肯定葛浩文译本清晰准确且捕捉了原文神韵,但也指出其未能完全复现萧红散文的复杂韵律[5]; Christopher Lupke 称葛浩文是作为“中国文学全球化的推手”,通过克服跨文化障碍还原了萧红作品的独特美学[6]。其二为译本比较研究,Robert E. Hegel 将《呼兰河传》与萧红另一代表作《生死场》对比。其三为理论视角探索[7],袁旺 Yuan Wang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切入,提出民俗文化翻译可通过“适应性转换”策略来解释文化差异,为跨文化传播提供新思路[8]。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虽涵盖译作评价、比较分析与理论创新,但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探索。

相较于国外学者对呼兰河传英译本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丰富。涵盖了认知翻译学、文化翻译视域、“陌生化”视域、翻译规范以及原型视域等多个角度。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呼兰河传》的翻译策略及其文化传递效果。孙宇和王佳鑫[9]从文化翻译视域出发,探讨了《呼兰河传》的文本旅行及其经典化过程,旨在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经验。汪晓莉和李玲玉[10]结合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了葛浩文如何处理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并探讨了其取舍原因。周荣娟和赵秋棠[11]对比分析了葛浩文初译本和重译本中的缩合现象,揭示了其翻译规律。孙崇[12]则从原型视域出发,利用语料库研究乡土语言的翻译策略及效果,探讨了其可译性限度。还有一些文章是从其他方面对呼兰河传英译本进行分析的。例如,张白桦,孙晓宇[13]对文本中的民俗翻译进行分析,通过系统分析葛浩文译本在三种民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探究制约翻译的深层文化因素;刘婷婷[14]对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式进行分析,探究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手法。这些研究为《呼兰河传》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支持,也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以上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对《呼兰河传》英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译本本身的评论,

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具体的翻译实例，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分析《呼兰河传》中的语言特点，但很少有研究从生态翻译学理论去分析呼兰河传英译本。近些年，在应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都做出了丰富的贡献。因此，在以上文献的参考下，本研究从生态翻译学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具体分析《呼兰河传》的翻译，希望可以加深大众对《呼兰河传》的理解，为乡土文学的外译提供借鉴。

4.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下《呼兰河传》英译本分析

在语言维度，本论文将分析译者葛浩文如何巧妙地调整语言形式，使之更符合外文表达习惯。在文化维度，本论文将关注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和谚语等文化内容时采用的翻译策略和其他翻译技术，确保文化内涵得以准确传递，防止造成跨文化交流障碍。在交流维度，本文将关注译者如何根据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对本土语言进行灵活地处理，来成功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4.1.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度强调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着重于确保译文恰当地传递原文的形式与语义内容。以下分析将提取《呼兰河传》英译本中的东北方言词汇实例，分析译者葛浩文如何在翻译中实现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在此维度中，译者面对的翻译生态环境包括：源语中方言词汇的地域文化性、目标语读者对东北方言的陌生，以及目标语表达习惯对简洁明了的要求。译者的选择必须适应这些要素，才能实现有效传递。

例 1: “你多咱来的?” [15]

译文: “When did you arrive?” [16]

“多咱”是东北方言的标志性词汇之一，其意思是“什么时候”，是东北方言中常见的询问时间的词汇。这一词汇的形成体现了东北方言的语言特点，即日常交流中常将多音节词快速连读简化为合音词，这一词汇不仅是东北地域身份的标识，还承载着文化内涵。通过直率简化的表达方式，既符合当地人豪爽的性格特征，又在对话中天然拉近人际关系，但随着普通话普及，年轻一代更倾向于使用“啥时候”，但“多咱”仍活跃于中老年群体或乡土语境中，成为东北语言文化生动性的鲜活注脚。

葛浩文在翻译的时候，显然是了解了这一东北方言的意思，译为“你多久来的”？不仅帮助外国读者更好的理解，而且还很好地帮助国内读者了解这一方言词汇，“多咱”的意思居然是“什么时候”，这就会让读者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然后会去查阅更多的东北方言词汇，来剖析它们背后的含义。如果译者不处理“多咱”的意思，那目标语读者就很难理解文章，甚者会感到莫名其妙。这一选择直接适应了目标语读者对语义清晰的需求，同时在语言形式上舍弃了方言的合音特征，但通过意译实现了语义对等，提高了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因为其在语言维上准确传达了信息，且未造成阅读障碍。

例 2: 于是乌三八四的，离走的前一天晚上，真是忙了个不休，就要分散的姊妹们连说个话儿的工夫都没有了。大包小包的包了一大推。[15]

译文: With one thing and another to keep them busy on the night before their departure, the sisters don't even have a free moment to talk, and when they finish, there is a pile of packages of all sizes. [16]

在翻译这个方言词汇时，葛浩文在《呼兰河传》英译本中采用了灵活的策略，既保留原意又兼顾读者理解。“乌三八四”这个词，原本是东北话里形容“乱七八糟忙成一团”的生动说法，字面还带点幽默感。葛浩文没有直译这个词的字面意思，而是把它转化成英语中常见的表达“one thing and another” (这事儿那事儿)，后面还加了句“忙完留下一堆大大小小的包裹”，用具体画面让读者感受到“忙乱”的状态。

态。这样一来，目标语读者一看就明白姐妹们临走前手忙脚乱的场景，虽然丢掉了方言里“乌三三四”那种特有的节奏感和乡土味，但核心意思传达得很清楚。译者在此选择了功能对等的惯用语，适应了目标语文化中表达忙乱的自然方式，既保持了交际的流畅性，又在语言维上做出了适应度较高的选择。

4.2. 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翻译的文化维度中，要求译者聚焦语言的文化内涵。必须深刻理解目标语文化，以确保原文含义得到准确传递。以下通过《呼兰河传》英译本中的习语与谚语实例，分析译者如何跨越文化差异进行转换。文化维的翻译生态环境涉及源语文化特有的意象、价值观和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译者需在保留文化特质与避免误解之间寻求平衡。

例3：“反正死马当活马治吧！”[15]

译文：“Because where there's life there's hope!”[16]

谚语“死马当活马医”比喻事情已经无可救药，但仍然抱有万一希望积极挽救的意思。葛浩文在翻译时，采取了意译的翻译手法，将其翻译为“Because where there's life, there's hope”，这句话在汉语环境下的含义是，某件事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但是人们仍然抱有一丝希望，积极挽救希望改变局面。与上述的意思几乎一致。葛浩文在进行翻译时，为了保证英文读者的理解，并没有将“马”这个字翻译出来，用“hope”与“life”这两个英文单词进行表达，着重突出了中国人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习惯。该处理舍弃了源语中的动物意象，但保留了核心的积极挽救态度，适应了目标语读者对抽象表达的习惯，同时在文化维上传递了相似的价值取向，提高了整合适应选择度。

例4：平常的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15]

Target Text: The people have a saying: “Money can make even a ghost put his shoulder to the grindstone.”[16]

谚语“有钱能使鬼推磨”通过超自然的意象生动地描绘了金钱在中国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影响，暗示了财富甚至拥有命令超自然生物的力量。葛浩文将此翻译为“Money can make even a ghost put his shoulder to the grindstone”，保留了源文本中作为典型文化标记的“鬼”和“磨”，但将“磨”译为“grindstone”，让目标语读者能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对应物，更利于理解。“鬼”又保持了谚语神秘的东方魅力。译者在此选择保留源语文化意象，同时将“磨”转换为西方读者熟悉的磨石工具，既适应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又未削弱文化特异性，体现了文化维上的适应性选择。

4.3. 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度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到体现，以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阅读体验[17]。下文将结合译者在翻译中对习俗场景的处理，探讨交际维度的具体体现与应用。交际维下的翻译生态环境，涵盖源语风俗仪式的场景氛围、目标语读者对东北地域仪式的接受心理，以及跨文化传播中交际意图的有效传递。

例5：和尚、道士吹着笙、管、笛、箫，穿着拼金大红缎子的褙衫，在河沿上打起场子来在做道场。那乐器的声音离开河沿二里路就听到了。[15]

译文：Buddhist monks and Taoist priests, dressed in bright red satin robes with gold designs, play their reed organs, flutes, and panpipes along the riverbank, calling the people together to an open-air ritual. [16]

此段文字描述了呼兰河畔“放河灯”的习俗，该习俗充满民俗色彩。译者通过文化意象与动态场景的重构，成功保留了原文的视听体验与宗教仪式氛围。其中，“拼金大红缎子的褙衫”被简化为“bright

red satin robes with gold designs”。 “褙衫”是一种中式服饰，类似于“袈裟”，译者将其译为“robes”使目标语读者更易于想象这种传统服饰，同时避免了因不识“褙衫”而产生的误解。此外，译者选用西方读者熟悉的乐器名称来翻译中国传统乐器，如“笙、箫、管、笛”译为“reed organs, flutes, panpipes”，使目标语读者能在本土文化中找到对应物，从而获得更佳的阅读体验。动词“dressed”、“play”和“calling”的运用，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感受到呼兰河人在节日期间的习俗风情，实现了原文的交际意图。译者通过意象转换和动词选择，生动再现了仪式的动态场景，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似的现场感，交际意图得以有效传递。

例6：给子孙娘娘的背后钉一个纽扣，给她的脚上绑一条带子，耳朵上挂一只耳环，给她戴一副眼镜，把她旁边的泥娃娃给偷着抱走了一个。据说这样做，来年就都会生儿子的。[15]

Target Text: they stick buttons onto the back of the Matron of Sons and Grandsons, tie red sashes around her feet, and hang earrings on her ears. They fit her with eye-glasses, then steal off with one of the clay infants that have been placed beside her, in the belief that they themselves will then produce sons the following year. [16]

“子孙娘娘庙会”是呼兰河的一项传统习俗，在此期间，人们会去庙里许愿以求多子多福。这一习俗本身难以翻译，但译者的译文成功弥补了中国民间信仰与西方读者认知之间的鸿沟。他将“子孙娘娘”译为“Matron of Sons and Grandsons”，使读者能迅速理解原文中人物的身份，并避免了直接翻译为“Goddess”可能带来的概念泛化。通过调整动作序列以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让求子这一行为流畅地呈现出来，这样一来目标语读者就可以感知该动作的仪式感，从而传递了呼兰河人民的习俗文化，并成功实现了跨文化的有效交际。译者在交际维上选择了归化与异化结合的策略，既保留了民俗特色，又通过清晰的动作叙述保证了意图的传达，适应了目标语读者对异域仪式的理解需求，提升了译文的整体整合适应选择度。

5. 结语

本研究运用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对萧红的《呼兰河传》英译本进行了案例分析，考察了译者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上的适应和选择策略。因为呼兰河传是一部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说，译者如何将它译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三维转换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分析了译者是如何巧妙地应对这些挑战的。在语言维度上，译者通过对方言词汇和修辞结构的精心选择，实现了对原文的准确传达。在文化维度上，译者巧妙处理文化负载词和谚语，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在交际维度上，译者巧妙地处理复杂表达，在交际层面上保证了译文的自然流畅。这些翻译策略共同促成了译文的高质量完成。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炼出乡土文学翻译的一些普遍性模式：首先，语言维需对方言词汇进行灵活转换，视情况采用意译、功能对等或音译加注，以适应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习惯；其次，文化维应区分文化意象的保留与调整，对具有普遍认知基础的文化负载词可适度异化，而对特异性强的习语则宜归化处理；最后，交际维需重构场景的动态感和仪式氛围，通过调整动作序列和选择具象动词，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近似的体验。三维转换并非孤立进行，译者的每一次选择都需兼顾多维度的协同适应，最终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才是有效传播的关键。

虽然本研究通过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视角，对《呼兰河传》葛浩文英译本中的翻译实例进行了分析，为乡土文学作品的外译提供了一定的见解，但必须承认其存在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对翻译策略及其效果的宏观概述上，但未能深入探讨这些策略背后的细致之处，例如译者在特定情境下的决策过程和心理动因。其次，本研究仅选取了少量典型实例，缺乏系统的语料库统计和量化评估，对“整合适应选择度”的评判仍以质性描述为主。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对更大规模的翻译数据进行

定量分析,或结合译者访谈、读者反馈等实证方法,进一步探索三维转换在乡土文学翻译中的操作规律和接受效果,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号: 26ycx1241)。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 2008, 29(6): 11-15.
- [3] 贾延玲, 于一鸣, 王树杰. 生态翻译学与文学翻译研究[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
- [4]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5] Hutters, T. (1981). Review of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 188-192. <https://doi.org/10.2307/495354>
- [6] Lupke, C. (2011) Hankering after Sovereign Images: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the Voices of Howard Goldblatt.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2, 86-92. <https://doi.org/10.1080/21514399.2011.11833955>
- [7] Hegel, R.E. (1980) Two Novels by Hsiao Hung: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by Hsiao Hung, Howard Goldblatt, and Ellen Yeung. *World Literature Today*, 54, 485-486.
- [8] Wang, Y. (2022) A Study o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a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4, 7-12. [https://doi.org/10.53469/jssh.2022.4\(11\).02](https://doi.org/10.53469/jssh.2022.4(11).02)
- [9] 孙宇, 王佳鑫. 文化翻译视域下《呼兰河传》的文本旅行[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7(3): 86-92.
- [10] 汪晓莉, 李玲玉. 陌生·常规·重生——“陌生化”视域下《呼兰河传》英译本研究[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6(3): 49-55.
- [11] 周荣娟, 赵秋荣. 翻译规范视角下的自我重译研究——以葛浩文英译《呼兰河传》中缩合现象为例[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1(3): 339-346.
- [12] 孙崇. 原型视域下乡土语言英译的语料库研究——以《呼兰河传》中的词汇翻译为例[J]. 长春大学学报, 2019, 29(11): 49-53.
- [13] 张白桦, 孙晓宇. 《呼兰河传》英译本中民俗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77-86.
- [14] 刘婷婷. 论《呼兰河传》英译本中的过滤手法[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1): 156-158.
- [15] 萧红. 呼兰河传[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
- [16] Goldblatt, H. (2002)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7] 王明亮, 祁朝晖.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醉翁亭记》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J]. 名作欣赏, 2024(3): 8-10.